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峻

青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峻青散文选集

孙珞珈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 号

峻青散文选集

孙珞珈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石油管道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3/8 插页 4 字数 212000

1995年9月第2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0—14000

ISBN 7-5306-1615-3/I·1442 定价:10.5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许临星 安家正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峻青是一位有影响的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在已走过的五十多个风雨春秋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以写革命战争题材为主，以反映胶东人民的生括为主，给我们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佳作。他的作品，大都蕴涵深邃，辞情并茂，有着执著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赏。

峻青，原名孙俊卿，山东海阳县人。1923年生。抗战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现为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峻青，首先就想到他的小说，新时期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峻青一般都列专节评述，主要谈论小说的成就，很少言及散文。其实峻青的散文是不可忽视的，其美学价值至少不在他的小说之下。

峻青散文创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忆起过童年的一段生活：

现在，我已记不起我的第一篇散文写的是什么了。而我却能清晰地记起我写过一篇祭文的情况。那是在我的母亲去世的那天，那时我才十二岁，……我忍不住刺心的疼痛，就在那当作

冥纸的黄表纸上，奋笔疾书，抒发了我对母亲的怀恋之心，悲悼之情。

这篇文章，被老师看到了。这老夫子用发抖的双手，捧着祭文，一面朗声诵读，一面老泪滂沱地连声赞叹：

“好祭文，好祭文！真是肺腑之声，赤子之情。字字血泪，句句哀痛。难得呀，难得！”

《《我与散文》》

且不可小觑这位山村老夫子的作用。“难得呀，难得”的是他的一片痴情。他以真情感染了学生，又以知音鼓励学生。正是这位山村冬烘，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教会了童年的峻青如何“以情入文”，“以情致胜”。可以说，他是峻青真正的启蒙先生，也是作家踏上文学之途的最初的引路人。对于这一点，峻青自己也不讳言：

由此，我懂得了有感而发与无病呻吟的区别。

由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因为什么事心情极不平静时，特别是感情激动得有如那被堵住了的洪水亟欲破堤而出的时候，辄禁不住拿起笔来直抒胸臆，一吐始快。

可以说，我以后的许多散文，大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与散文》》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峻青一直在斗争最激烈、环境最艰苦的战区生活、工作和战斗。他是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集文武于一身的战士。他利用战斗和工作的空隙，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行行闪光的脚印。在这期间，峻青写的散文作品大都是文艺通讯、人物特写之类。就现在所能见到的那很少的一部分，只稍留心一下每篇文章之后签署的日了，便可以感知到作家那喷涌而泻的创作激情——不，

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治热情。他在不停地用笔进行战斗！

五十年代，峻青以《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交通站的故事》等一大批短篇小说力作，呼啸着登上中国当代文坛，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这些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的关注，从而确立了他作为小说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期间，他曾以小说家的身份出访东欧。可能是异域的山川风物诱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一向偏爱的散文这一形式，就再次集中地从他手下流了出来。根据访问所得，他先后写出了二十四篇散文，结集为《欧行书简》。这是峻青创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一九六二年，在峻青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年，他又回到了他可爱的故乡——胶东，一鼓作气写下了一组以胶东大地和胶东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散文，这就是收集在散文集《秋色赋》第一辑的全部作品。

作家为什么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突发式地写出这么一组作品呢？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呢？还是听听峻青自己的回答吧：

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确是严重的。它使某些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个别的甚至还有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困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到了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大约在春三月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乡。我看到的是一幅非常感人的场面，正如我先前所预料的那样，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困难面前丝毫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我在家乡走了很多地方，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斗志，这种精

神。……人民的顽强精神感动了我。《秋色赋》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的。……

（《峻青谈创作》）

的确，故乡老根据地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平常的信念和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的作家，使他焕发出无法遏制的激情，从心底里重新唱出了故乡的赞歌。

这一组带有明亮色彩的散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大家惊喜地发现，峻青不光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这么美。这些散文，以其深沉的思想，高昂的调子，充沛的诗情，流畅的文笔，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与小说有相近的地方，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沿着小说的路子发展而来的，而是他的散文创作历程的必然归宿。这组散文，给人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写人。然而，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限于对故乡人民的赞颂。其实作家讴歌的是一种时代精神。故乡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表现，所以能令作家激动不已，是因为“心有灵犀一点通”，故乡人民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载体”。因而在作家的笔下就出现了一个“胶东人系列”。

当然，散文不是小说，峻青在散文中写的人物既没有“性格历程”，也没有“性格冲突”，甚至都没有性格细节的描写。他只是用粗犷的笔略施勾勒，或都用豪放的墨稍加点染，但却写出了坚定顽强、豪爽乐观的堂堂正正的“胶东汉子”的特点。这种“性格风采”恰似胶东的河川，平时不声不响地在山谷里日夜不停地流淌，清澈、透亮、从容、坚定，舒缓自如地绕过巨石，穿过草丛，漫过沙粒，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显得宁静而安详；可是一旦有了暴风骤雨，它们就会

把这种品格表现为属于大海的属性，也会浩浩荡荡地直奔大海，从容坚定如故，可光彩格外照人。

综观峻青六十年代的散文，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一是，这些散文大量涉笔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同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了强烈的复仇精神。我们知道，胶东，不单是峻青的故乡，更是他长期战斗过的地方。旧地重游，自然估忆起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忆起那些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同志和战友。因一触及到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峻青便文思如潮，下笔有神，写来洋洋洒洒，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他的满腔激情，他对生活的理解，统统化作复仇精神，载着作家的美学理想，在作品中灼灼闪光，辐射四方。

其二是，这些散文往往把现实生活和过去革命斗争生活连起来写，显示出了革命的一贯性。我们说，生活是一条长河，历史是没法割断的。胶东人在现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是同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长期锻炼分不开的。胶东大地为峻青提供了一个产生这种精神产品的“精神气候”，永恒地在他身上起着一种他不一定察觉到的作用；而他则是自觉地接受了这种“精神气候”的熏陶，从而使他与故乡发生了永远也割不断的联系。一旦有了机缘，就会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止，非淋漓尽致地把自己的情愫表达出来不可。而要表达，必然会唱出对胶东人的赞歌。

这组散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浓郁的情感色彩。

我们知道，情感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有的美学家曾深刻地指出：“情感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可称为‘感动’。具体分析起来，对欣赏者的作用主要是‘感染’，没有情

感的感染作用，文艺即不称其为文艺；而对创作者的作用则主要是‘促动’，必须情动于中，才会有真正的创作。”（金诚《文艺心理学概论》第170页）峻青是一位感情世界非常丰富的作家，他深知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情感对他来说，不仅是创作的强大的推动力，而且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峻青散文的情感色彩与他的小说相比，可以说是更加鲜明，更加浓郁，更加强烈。这恐怕与散文这种题材更利于情感表达有关。他的散文作品，无论是绘景状物，还是写人叙事，抑或是议论说理，都洋溢着饱满的革命激情。可以说，抒情是峻青审美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的创作个性的突出特点。打开他的散文作品，那股感情的春风会迎面扑来，你的心弦就会情不自禁地被拨动起来，你的思想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陶冶和净化。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艺术论》）第45页）

在这一方面，《秋色赋》就是一个好例。作家通过对大好秋色的描绘与渲染，尽情地唱出了对党、对人民、对时代的赞歌。作品处处从“秋色”落墨，而又处处“情满于山”，“意溢于海”。那种喜悦之情，赞叹之情，感佩之情，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读者的心扉，令你陶醉，令你神往，令你荡气回肠。

为什么《秋色赋》等这一组散文会带有这样浓郁的感情色彩呢？用作家的话来回答，那就是：

我是吃胶东水长大的……

对于故乡，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有一种病叫做“怀

乡病”的话，那么，我是个情乡病的严重患者。

（《峻青谈创作》）

峻青的话是真诚的，这里没有丝毫的矫情。他对故乡的怀念实在是太强烈了，简直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难道仅仅是因为故乡养育了他，他才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对故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产生了深沉的眷恋之情？不是的。“我是吃胶东的水长大的”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比上面所说的要丰富得多，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正因为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乡情，所以从遥远的他乡一踏上故土，看到那一幅幅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感受和体验自然是不一样的了。也许，只有游子才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家乡的美的所在，因为这美的景致、美的事物早已在梦里描绘过千百回，今日却真的见到了它，而且比梦里所见到的还要美。

同样是时令上的秋天，在峻青的眼里与在欧阳修的眼里所看到的，是迥然不同的。他所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作家的感受当然是独特的。他从“秋色”这个特殊的视角来表现丰收的景象，表达自己对故乡的真挚的爱，从而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而这种独特的感受是与乡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那刻骨铭心的乡情，是峻青六十年代初期那一组散文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他和他那可爱的故乡始终血肉般地连结在一起。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这组散文的意境创造。

情感是散文的灵魂，这是无可置疑的。对情感固然可以直接描述，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要想使情感在文章中真正立

住脚，最好要有具体的载体。因为离开了一定的具体的载体，情感就可能无所附丽，会显得虚浮苍白；如果把情感融入具体的景物中，构成情景交融、形神合一的艺术画面，就会使感情来得丰富厚实，真正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而这种情景交融、形神合一的艺术画面，或者说艺术境界，就可以称之为意境。这是对散文的一种比较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历来优秀的散文作家大都是非常注重意境的创造的。

峻青不像杨朔，在每一篇散文中都刻意去追求“诗的意境”，但是他的散文又确实实有意境，而且这种意境是浑然天成的。有时是借助于一个精采的比喻，有时是依托于一个奇妙的联想，更多的是采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一步步生发开来，铺排渲染，逐渐把那宏阔深邃的意境展现出来。

创造意境要善于抓注意境的焦点，也就是所谓的“文眼”。峻青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他在谈到散文创作的体会时说：“写诗的人常说，写诗要抓‘诗眼’，同样，写散文也要抓‘文眼’。这种文眼虽然常由一两句精辟的话点出，但却是整篇文章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是龙体的眼睛，是整篇文章的意境得以升华的构思所在。”（《峻青谈创作》）这里透辟地论述了“文眼”在意境创造中的重要性。意境只有有了“眼”，才能传“神”；有了“神”，才能显示出那深刻的内涵。

比方《秋色赋》，全文的布局谋篇是以“秋色”为线索展开的，意境的创造是在对迷人的“秋色”的反复描绘、点染之中逐渐形成的。而意境升华的根本所在，却是在春天与作家同车东行的一位老汉所说的一句精辟的话：“不行春风，难得秋雨”——这就是这篇散文“文眼”的所在。这句富有哲理

性的成语，深刻地揭示了眼前的浓郁秋色、丰收景象得以出现的根本所在。“春风”在这里已是语意双关，更主要的指的是另一种浩荡的思想上的“春风”。这样一来，“不行春风，难得秋雨”这句貌似平常的话就变得异乎寻常了。整篇文章中所竭力描写的象征着丰收（当然包括精神品质上的丰收）的迷人秋色，也就有了“主脑”，有了依托，有了一种耐人咀嚼的诗情画意，那艺术境界也随之而升华了，深化了。

上面谈的是作家在意境创造中抓“文眼”的典型例证。但是“文眼”并不一定都是一两句警句，还可以是一些别的东西。有时文章的“文眼”也不是那么显露的，它包蕴在意境之中，需要我们去反复体会，才能领悟到其中的奥妙。峻青的不少散文都具有这个特点。在这类散文中作家往往凭借传统的艺术手法，通过画面的渲染、烘托，来创造美的意境。有的具有一种明丽的美，如《秋色赋》；有的具有一种含蓄的美，如《烟墩》；有的具有一种飘动的美，如《久违黄鹂声》；有的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如《乡音》……这些散文由于内情和外物融合得比较好，形神兼备，因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让人领略的那种意境或在海滩，或在山野，即使扑朔迷离，也辽阔悠远，有着大自然未及开凿的空灵。

六十年代峻青的散文不光在内容上有开拓，在形式上也有所追求，有所创新。尤其是在结构和语言上，充分显示出了作家的才华。

峻青的散文在结构上不落窠臼，体现出一种姿态纷呈的构架美。有的以特定的景物为描绘重点，铺排渲染，构成全篇（《秋色赋》）；有的以思想情绪为贯穿线，信马由缰，自由驰骋（《依然十里杏花红》）；有的咏物喻人，托物言志，着重描

写人物形象(《梅魂》);有的触景生情,导入回忆,展开对历史的沉思(《雄关赋》);有的夹叙夹议,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尽情抒写(《沧海赋》);有的由物及人,引出动人的故事,有声有色(《烟墩》);有的以时间为序逐步展开,中间又纵横交错,跌宕有致;有的由此及彼,层次递进,率章显其志……真可谓千姿百态,各领风骚。看来,峻青散文的结构的确是舒卷自如、匠心独运而“不拘成法”的。其实,“不拘成法”本身就是一种“法”,峻青正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

峻青散文的语言是很美的。语汇丰富,形象生动,色彩鲜明,音调和谐。既像胶东的山那样多姿多彩,又像胶东的水那样叮咚作响。

峻青在语言的运用上极少“经院气”。一个语法学者可能从他的作品中挑出不少病句来,但是绝对无法否认他在散文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尤其是在写景方面,作家那特有的艺术功力,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峻青在写景时很善于着色,特别注重语言的色彩美。他在作品中所展示的色彩,真是淋漓尽致,五彩缤纷。峻青不愧是一名画家,他当然懂得“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为了表现美,他当然不会放弃对色彩的描绘。他在这方面的成功,一是取决于他那惊人的艺术感受力。他对他所描写的景物的色彩,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总是有独特的发现,并能够使之“烂熟于心”;二是取决于他那非凡的艺术表现力。他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景物色彩的“质感”,展开联想和想象,运用形容、比喻等修辞手法加以生动的描绘。因此他才能把景色写得如此绚丽多彩。

峻青散文的语言不仅具有色彩美的特征，还富有一种音乐美。读来使人感到节奏明快，语势流畅，琅琅上口，悦耳动听。请看下面这一段描写：

……每当落日的红光斜照着墩上的残堞，远近的村落里升腾起袅袅的炊烟的时候，你站在墩上，凭堞远眺，俯瞰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沧海，遥瞻那峰峦千重岚气迷蒙的群山，听山下怒涛猛扑着礁岩的震耳咆哮，聆墩前秋风吹刷着衰草的飒飒声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涌起一阵壮怀激烈引吭高歌的情感，触发一种缅怀旧事凭吊遗迹的幽思。

《《烟墩》》

这段文字，有三组长句子对仗相当工整。第一组“俯瞰”和“遥瞻”、第二组“听”和“聆”、第三组“涌起”和“触发”都是各领一句，互相对应，句式匀称，音节整齐，很富于节奏感；而每一组上下两句，声调都有变化。第一组是仄起平落，第二组是平起仄落，第三组又是仄起平落，这样就显得跌宕起伏，抑扬有致，增添了一种韵律美。

这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在峻青的散文作品中并非妙手偶得，而是俯拾皆是的。这一点恐怕与他自幼喜爱古典诗词而自己又擅长于写旧体诗是不可分的。

峻青的散文语言比它的小说语言更见功力，更具特色。有人说他在散文语言上取得的成就决不在小说之下，这话是有道理的。

峻青在六十年代初所写的散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他的散文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表现自然是多方面的。在取材上，峻青的散文大都反映的是他的故乡胶东的生活，充满了浓

郁的乡土气息。但是这种现实生活又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少作品都贯穿着对战争年代的回忆,不乏革命往事的抒写;在主题上,可以说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他的作品中的两条红线;在人物上,他所描写的往往是英雄,至少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气贯长虹的浩然之势。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年代也是这样;在情感上,不尚含蓄,多数篇章激情奔放外露,抒情色彩非常浓烈;在形式上,结构自由灵活,挥洒自如,语言豪迈多彩,热烈澎湃。……

所有这些,都促使峻青的散文风格,具有一种气势非凡,一泻千里的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的风格更接近刘白羽和魏巍。

峻青的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从主观上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受作家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的制约;二是受作家的创作思想、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的制约。作家的这种独特的创作个性,对风格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峻青对散文创作的主张和追求,偏重于作品的战斗作用。他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文艺战士,总是比较自觉地把散文当成手中的武器,用来激励人心,鼓舞斗志,这是一种历史的贡献。在十年浩劫期间,峻青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并莫名其妙地被关进监狱长达五年半之久。作家的创作权力被完全剥夺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留下的是一段历史的空白。这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历史的遗憾!

进入八十年代,峻青的创作又一次转向了散文。先后结集出版了“三赋”——《雄关赋》、《沧海赋》、《三峡赋》,继而又出版了《梅魂》。“三赋”和《梅魂》共收集散文一百二十篇,

洋洋洒洒九十余万字，可谓吐凤喷珠，华彩纷呈。不论从思想蕴涵上看，还是从艺术风格上看，与六十年代所写的《秋色赋》相比，都已跨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可同日而语了。热爱峻青的读者会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期待没有落空，我们的作家朝气、锐气犹在，不仅是“宝刀未老”，而且那柄紧握在手的创作之剑，经过苦难遭逢的磨砺，更加青锋耀眼，锐利无比了。

在当代的散文作家中，峻青是比较善于捕捉时代精神的。可以说，峻青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以作家那特有的敏感，总是最先感知到时代的脉搏，为时代的每一次飞跃，欢欣鼓舞，引吭高歌，他不愧是新时代的“弄潮儿”。

在八十年代的散文里，这一特色也表现得十分鲜明。近几年，峻青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而这时，中国大地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新旧思想可说是在“大冲撞”，新旧体制可说是在“大纠缠”。峻青在这历史性的大变革面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由衷地感到振奋，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唱出了自己嘹亮的赞歌。在《沧海赋》这篇散文中，峻青着重写了他的胶东故乡，特别是胶东农村的历史性变革，从而展现出“中国农村的大趋势”。《沧海赋》用了“曲笔”，剥简方见真谛。它以相当多的篇幅来写大海，写大海的狂啸怒吼巨浪拍岸，写大海的宁静平和一碧如镜，甚至写大海的生命活力，写大海的高贵品格，真是极尽铺陈之能事。作家杨朔说过，大海是有性格的。只要你肯去认真理解，它是有灵魂的。从小对大海“爱得发狂”的峻青，当然也理解大海的性格。作家正是由巨浪拍岸的壮观景色联想到“沧海桑田的变迁，人类历史的进化”，联想到“我